

夏风颜 / 著

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

——巴勃罗·聂鲁达

爱
那么短，
遗忘
那么长

Pablo
Neruda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那么短，遗忘那么长 / 夏风颜著. — 北京：

中信出版社，2013.5

ISBN 978-7-5086-3736-5

I ①爱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7218号

爱那么短，遗忘那么长

著 者 夏风颜

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7.5 字 数 104千字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86-3736-5/I 352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 010—84849555 传 真 010—84849000

投稿邮箱 author@citicpub.com

夏风颜 / 著

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

——巴勃罗·聂鲁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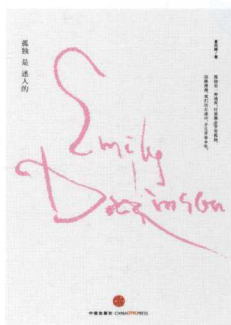
爱
那么短，
遗忘
那么长

Pablo
Nerud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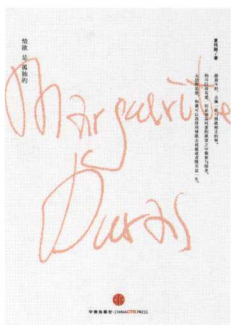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 CITIC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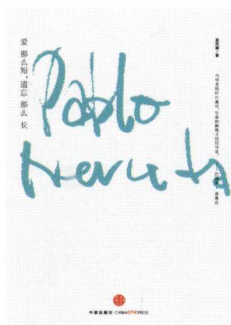
「开到荼蘼」系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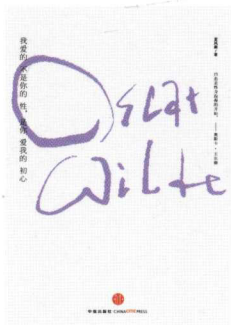
孤独与艾米莉·狄金森



情欲与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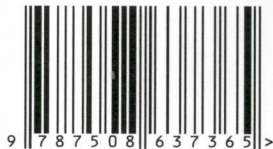
沧桑与巴勃罗·聂鲁达



初心与奥斯卡·王尔德

上架建议 文学 / 散文

ISBN 978-7-5086-3736-5



定价 29.80元

PABLO NERUDA

Pablo
Neruda

爱那么短，遗忘那么长

夏风颜／著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·北京·

目 录

我喜欢你是寂静的

9

沉默如谜的时光

25

迷途中等待一朵花开

67

一切都是因为爱情

99

今夜,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

139

没有冲不破的孤独

163

我承认,我曾历尽沧桑

185

附录:巴勃罗·聂鲁达诗选

205

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般。

遥远且哀伤，仿佛你已经死了。

彼时，一个字，一个微笑，已经足够。

而我会觉得幸福，因那不是真的。

《我喜欢你是寂静的》

我 喜 欢 你 是 寂 静 的

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般。

你从远处聆听我，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。

好像你的双眼已经离我远去，

如同一个吻，封缄了你的嘴唇。

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，

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，充满了我的灵魂。

你像我的灵魂，一只梦的蝴蝶，

你就是忧郁这两个字。

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好像你已远去。

你听起来像在悲叹，一只如鸽悲鸣的蝴蝶。

你从远处听见我，我的声音无法触及你。

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。

让我在你的沉默中，与你对话，

你的沉默简洁如一盏灯，单纯如指环。

你就像黑夜，拥有寂静与群星。

你的沉默是星星的沉默，遥远而明亮。

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般。”

读到这句话，你不安烦躁的心是否陡然之间静下来，继而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栗。这是一首诗，一首美丽而伤感的诗，写这首诗的是一个男人，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，巴勃罗·聂鲁达。

我想知道，有多少人认识他。有多少人读过他写的诗，知道这首《我喜欢你是寂静的》。我知道它，纯粹是一个巧合。那时还是一个爱做梦的年岁，流行课间传纸条，通常在纸条上写一首诗，或者一句简短的话，美丽而诗意。我收到的纸条上写着这首诗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聂鲁达，不知道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迷倒了多少人。我微笑，在诗的末尾写上：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唯独不喜欢你寂静中的忧伤。你应当快乐，并且享受这快乐。”

当时的我读到这首诗，觉得写诗的人是一个多情而忧伤的人，简而言之，伤情。他是一个伤情的人。伤情的男人令人忍不住关怀，继而不由自主地想要了解他的过去。于是，

我走向他，那个在诗歌中的他，距离近一个世纪，我读着他的诗，爱上了他用诗缔造出来的幻觉，多情的、寂寞的、温柔的、宁静的诗人的爱情幻觉，深邃而忧伤。

而我想跟你谈谈沧桑，不是寂静，是沧桑。寂静是一种状态，深入地说，寂静是一种心的状态。而沧桑，是命运，贯穿人的一生。

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将沧桑带入你的心，你细细品味。固然你喜欢寂静，正如聂鲁达说，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”一样。但是一个人，如果他或者她说，我备爱你饱经沧桑的面容，我爱你一颗千疮百孔历经沧桑的心，我想，我是真心相信他与她的话，感动得想哭。

“我已经很老很老了，我有一张备受摧残的面庞，沧桑的面庞。”

我再一次无可避免地想起了杜拉斯的话，因为孤独，我想到了情欲，因为情欲，我又想到了沧桑。这之间，必然有所关联。从艾米莉·狄金森到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从玛格丽特·杜拉斯到巴勃罗·聂鲁达……当你老去，当你孤独一人时，慢慢回忆，有多少人爱你沧桑破碎的容颜，爱你过尽千帆的姿态。是的，你始终只是你一人，正是因为独一无二的你，才让深爱你的人，倍觉珍惜。

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颇为避讳“沧桑”这个词，我甚至觉得说出这两个字的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是老还是正当年华，都是非常虚幻甚至是虚伪的，让人心生抗拒。我始终觉得，感觉沧桑的人并不沧桑，说出沧桑的人没有经历过沧桑。真正历经沧桑的人，通常是沉默的，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，这件事连同自身必然是与世隔绝的。

我说，我是沧桑的。你或许嗤之以鼻，甚至讽刺不屑地说，你真虚伪，你不是很讨厌“沧桑”这个词吗？是的，曾经的我一度讨厌这个词。朋友对我说：“你很年轻，可我为什么总从你的眼中看到一种苍老？你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吧。”我没有经历过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大灾大难，二十多年来都没有经历过。我不过在为身边的人烦恼，为我的未来，以及这个世界的未来担忧。都说写作的人不是只容得下自己，就是心怀整个世界。我看这世界，有千千万万张不同的面孔，每一张都写满了忧伤，也都写满了沧桑。而我，从镜子里看我自己，我的样子与多年前已然不同，然而我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变过，仿佛一生下来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，我就知道，我会有我独一无二的样子，即便年华老去，我也依然是这样。

一切都很美，唯独我有一点心碎。喜欢我的人将非常喜欢，不喜欢我的人会彻底不喜。这很好，我活在人的喜怒分

明之中，不是爱就是恨，他们会永远地记住我。曾几何时，我觉得这样被人爱憎分明的自己很深刻，也很孤独。如果说有人爱我，他定然是爱我沉默时的瞬间，或者是这一瞬间产生的某种错觉，与我无关。而若有人恨我，定然也是错觉，是我给予他的想象中的错觉，他活在错觉里，倒以为那就是真实。

所以说沧桑，我曾经的避讳在于，我无法承认在韶华时就经历过它，我无法承认我曾经遭受的痛与苦、爱与恨，我无法承认一瞬间的长大是用这两个字作为代价。这就是我的苦衷，我讨厌它的理由。而人，一旦成长，不可避免回首过去、想象未来，想象老去的样子，想象曾经的自己被岁月击垮得多么不堪一击，这也是一种沧桑。是生命经年给予的重量，必须承受。

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沧桑，自我长大后，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。不同的是，每一个人等待它到来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或许未长大就已经经历，或许只是某个瞬间，大悲大痛、大彻大悟，又或者是一生都未经历，只是在死去的刹那，死亡带来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，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回首生命经年。那时候的感觉是，就算我们这一生过得平淡，甚至是乏味，也无可否认我们看透了一生，对于生命有了内心的界定，继而对死亡坦然，对死亡之后的世界释然，这也是沧桑。

我真正被沧桑这个词击倒，是因为我读到一句话：“我承认，我曾历尽沧桑。”毫无疑问，写这句话的人是聂鲁达，一个视理想如生命的诗人。

“我承认，我曾历尽沧桑。我的界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，我没有把它划在一种遥远的文学框架里。我必须是我自己，我要努力扩展自己，就像我出生的那片土地一样。”

我承认，我曾历尽沧桑。

那一年，我读着聂鲁达的自传，对这个写出“沧桑”二字的诗人着了迷。他不是我心中想象的诗人的模样，但是，他就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，令我着迷。或许一个伤怀的女人，总能够轻易地对一个同样伤怀的男性诗人产生依赖，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在里面。所以说谢烨那么地爱顾城，爱得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。顾城是个天才，更是个任性的孩子，他需要一个如母亲一般包容他的女人出现在身边。聂鲁达呢，他更像一个慈悲的长者，他深邃沉静的眼睛里能够包容任何人的忧伤，给予人们无边的爱。

年轻时候的聂鲁达是迷人的，他笑起来的样子很英俊，有一种让女人情不自禁的魅力。年老的聂鲁达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，是沧桑的。他沉默的时候像一片广阔宁静的深海，不起一丝波澜，而一旦他笑起来，又回到孩童的样子，散发着纯